

救荒全書
荒箸略
荒政考

拯荒事略
煮粥條議
荒政議

救荒事宜
荒政叢言



荒
政
叢
言

林希元 撰

中
華
書
局

荒政叢言

明 林希元撰

疏

恭惟陛下堯仁舜孝。出潛御天。敬德日躋。文章虎變。臣民作極。萬國歡心。比聞四川、陝西、湖廣、山西等處。民厄災傷。惻然動念。大沛蠲恩。期於宏濟。博延羣策。用廣聰明。蓋自三王以降。漢唐宋之君。少有子育元元。窮神知化如斯者也。自大號渙頒。臣民簞動。凡有寸長。咸思自獻。況臣久甘淪棄。更荷生成。大德莫酬。赤心徒抱。茲承明詔。敢不對揚。夫救荒無善政。古今所病。古以賑濟垂芳史冊者。代不數人。然法多醇疵。事難盡述。往時官司賑濟。動費不稽。毫分無補。今皇上不愛太府百萬之銀。以濟蒼生。發自宸衷。誠曠典也。使不精求良法。期濟斯人。竊恐故弊仍存。聖心良負。然臣疎淺。豈有高論能裨神謨。顧業尙專門。事諳素練。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飢。民父子相食。盜賊譴起之際。臣之官適當其任。蓋嘗精義講求。於民情吏弊。救荒事宜。頗聞詳悉。今欲有陳于陛下者。亦負日之誼。以獻吾君之意也。臣聞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曰審戶難。救荒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曰次貧之民便賑錢。曰稍貧之民便轉貸。救荒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饋粥。曰疾病貧民急醫藥。曰病起貧民急湯米。曰既死貧民急募瘞。曰遺棄小兒急收養。曰輕重繫囚急寬恤。救荒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曰興工役以助賑。曰借牛種以通變。救荒有六禁。曰禁

侵漁曰禁攘盜曰禁遏糴曰禁抑價曰禁宰牛曰禁度僧救荒有三戒曰戒遲緩曰戒拘文曰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備開于後編次以進總曰荒政叢言是皆往昔成規昔賢遺論臣嘗斟酌損益或已行而有效或欲行而未得或得行而未及謂可施于今日者也若夫恐懼修省降詔求言蠲租稅以舒民困散居積以厚黎元皆人主救荒之當行則陛下已先得之不容臣言也至于賈軍職賣監生賣吏典乃不得已救急之弊事非盛世所當行則大臣已先言之不待臣言也陛下倘不以臣言爲愚拙爲迂疎乞敕部院詳議可否卽賜施行

一二難

曰得人難者蓋爲政在人況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況不得人乎如常平義倉之法在耿壽昌長孫平行之則爲良後世踵之則有弊其故何也正以不得其人耳今各處災傷民罹凶危陛下隱念至痛府庫百萬之財盡不愛以濟蒼生此眞愛民如子之心也使不得人以行之臣恐措置無方姦弊四出飢者不必食食者不必飢府庫之財徒爲奸雄之資百萬之費不救數人之命此臣所以深憂過慮也然所謂得人者非特府縣官凡分委賑濟官者皆所當擇而不可苟者昔富弼青州賑濟其所用之人則除着州縣正官外就前資及文學等府佐領官擇有廉能者用之夫有歐陽修以主賑濟則縣府正官不用擇所當擇者分委賑濟之官今不得如歐陽修者主賑濟則主賑濟者府縣正官之責所當精擇而擇委官又其實也臣恐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州縣正官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官如不堪用可別揀廉能府佐或

無災州縣廉能正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于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各就所屬學職等官，及待選舉人監生等人員，擇素有行義者，每廠一員爲主賑，又擇民間有行義者一人爲耆正，數人爲耆副，使監司巡行督察各廠，所至考其職業，書其殿最，並開具揭帖，事完官上之吏部，府學縣職等官視此爲黜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爲除授，民上之撫按有功者以禮獎勞，仍免徭役，有過者分別輕重懲治，不怨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或庶幾矣。

曰審戶難者，蓋賑濟本以活窮民，而姦欺百出，乃有頗過之家，濫支米食，而窮餓之夫，反待斃茅簷，寄耳目于人，則忠清無幾，樹衡鑑于上，則明照有遺，此審戶所以難也。古云救荒無善政，正坐此耳。昔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古今所稱，臣謂此殆不難何也？民至于流，卽當賑濟，無事審戶，何難之有？惟夫士著之民，飢飽難進，眞僞莫分，此其所以難也。邇時官司審戶，有委之里正者矣，有親自抄割者矣，有行賑粥之策者矣，然皆不能釐革奸弊，何者？以臣所見言之，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飢，臣始至，稽其簿籍，本州已賑濟兩月，倉庫錢糧已竭矣，而民父子相食者不能救，盜兵潢池者日益熾，臣深求未得其故，旣而見民有投子于淮河者，問其賑濟，則曰無錢與里書不得報名也，又審賊犯于獄，問其賑濟，則曰未也，而稽其簿籍，已支兩月糧，蓋里書之冒支也，又收餓孀于野，問其賑濟，則曰無有，何以不濟？曰戶有四口，二口支糧，月支三斗，道途往復已費其半，一口支糧，四口分之，每口止得六七升，是以不濟也，此按籍之弊也，此里正之不足任也。臣旣灼知其弊，乃親自抄割，則纔入其鄉，而告飢者塞途，眞與僞莫之辨也，旣已沿門審

驗。則一日不能十數家。千萬飢民。已不能遍。而分委之人。其弊與里正要亦不甚相遠。此親自抄割之難也。及其廷臣建議賑粥。其說以爲窮餓不得已者始來食。不須審戶。可得飢民。臣始是其議。用意推行。不知歲旣大飢。民多鮮恥。飢飽並進。眞僞莫分。甚至富豪伴僕。報名食粥。窮鄉富人。遣人關支。臣因痛加沙汰。追罰還官者無數。是賑粥之法亦難任也。故曰三者皆不能蠶革奸弊者此也。昔宋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割不公。令民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合請米若干。實帖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僞。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備委官檢點。古今以爲良法。但以臣觀之。門壁之帖。未必從實。檢點之官。未必得人。安能保其可以革弊而絕無欺僞于其間也。然則終無策歟。臣愚欲分民爲六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貧。稍貧。稍富不勸分。稍貧不賑濟。極富之民。使自檢其鄉之稍貧者而貸之銀。次富之民。使自檢其鄉之次貧者而貸之種。非特欲借其銀種也。欲于勸分之中。而寓審戶之法也。何者。蓋使極富之民。出銀以貸稍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卽次貧也。使次富之民。出種以貸次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卽極貧也。不用耳目。而民爲吾耳目。不費吾心。而民爲吾盡心。法之簡要。似莫有過於此者。責委官者。逐都推勘。隨戶品題。旣皆的實。然後隨等處分賑濟。則府庫之財。不爲奸雄之資。而民蒙實惠矣。或曰。貧民三等。流民何居。臣曰。流移之民。雖有健弱不一。然皆生計窮盡。不得已棄鄉土而仰食于外。與鰥寡孤獨窮乏不能自存者何以異。雖謂之極貧可也。臣故曰。不須審戶。卽當賑濟者此也。

二三便

曰極貧之民便賑米者。臣按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口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每口日支五合。仍歷于頭上分明算定一家口數。一官如管十者。卽每日支兩升。逐者併支五日口食。河北流民賴以存活五十餘萬人。此荒政之最善。古今所稱。近時官司賑濟多有有用之而專賑米者。然以臣觀之。若次貧稍貧人戶。家道頗過。不幸而際凶歉之年。生理雖艱。猶未至懸命朝夕。且其力能營運。不至束手待斃。使其終日敝敝而守升合之米。彼固有所不屑者。且欲食之民。略無涯限。倉廩之積。豈能盡濟。惟夫極貧之民。室如懸磬。命在朝夕。給之以米。則免彼此交易之難。抑勒虧折之患。可濟目前死亡之急。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大口日支一升。小口半之。八口之家。四口給米。四口之家。二口給米。非不欲盡給之也。民無窮而米有限。窮餓之民。日得米半升。亦可以存活矣。隨飢口多寡。不分流移土著。合就鄉集立廠。每廠賑濟。官給與長條小印。上刻某廠極貧飢民。以油和墨印誌于臉。每人給與花關小票。上書年貌住址。如係一家。卽同一票。五日一次。赴廠驗票支米。十人爲甲。甲有長。五甲爲羣。羣有老。每甲一小旗。旗上掛牌。牌書十人姓名。甲長報之。每羣一大旗。旗上掛牌。牌書五甲姓名。羣老執之。羣以千字文給號。當給之日。俱限已時。羣老甲長各執旗牌。領率所屬飢民。挨次唱名給散。每口一支五升。每甲五斗。每羣二石五斗。羣甲之糧。只給長老使之給散。必印臉驗票者。防其僞也。必羣分旗引者。防其亂也。必一時支給者。防其重疊也。必總領細分者。省其繁且遲也。每廠給以印信文簿。將飢口支糧數目。逐一造報。以憑稽考。

仍給升一五升斗一五斗斛一當官印烙發付應用其發米下船如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難于搬運則散銀各廠官者令就本鄉富戶照依時價糴買或本鄉富民粟盡可令飢民遠就有粟去處一頓關支亦移民就粟之意也

曰次貧之民便賑錢者臣按董煢救荒活民書謂支米最不便弊病又多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搬運脚費甚大不如支錢最省使更無偽濫之弊小民將錢可以抽贖典過斛斗或一斗米錢可買二三斗雜料以二三升伴和野菜煮食則是三斗雜料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其說是矣近時官司賑濟多有用之而專賑銀錢者然以臣觀之極貧之民室如懸磬命在朝夕若與之錢銀未免求糴于富家抑勒虧折皆所必有又交易往還動稽時日將有不得食而立斃者矣可謂便乎惟次貧之民自身既有可賴而不甚急得錢復可營運以繼將來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八口之家四口支錢四口之家二口支錢每口所支折銀二錢編羣給票亦准極貧印誌旗引則不必用支錢於穿錢繩索係以錢舖散者姓名支銀于包銀紙面印誌銀匠散者姓名如有低偽消折聽其赴官陳告坐以侵漁之罪如是則法不生奸而民蒙實惠矣然塊銀細分必有虧折如銀十兩散五十人每人二錢必虧五六七釐此臣所經驗也要不若散錢爲尤便且貧民以銀易錢又有抑勒虧折之患也

曰稍貧之民便轉貸者臣按出官粟以貸貧民者古之義倉是也勸民粟以濟貧民者今之例納是也今臣所謂轉貸者借民財以益貧民而不費官財酌二者之間而參用之也夫稍貧之民較之次貧生理已

覺優裕似不待賑濟。然時當荒歉。費用無少欠。不可全不加念。是故不之濟而之貸也。然欲官自借之。則二貧之給錢穀。亦或不敷。若使富民借之。則民度其能償。必無不可。故使極富之民出財以借。官爲立券。豐歲使償。只收其本。不責其息。貧民得財而有濟。富民捐財而有歸。官府無施而有惠。一舉而三得備焉。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八口之家。四口借銀。每口二錢。自正月至四月。總四月之銀。一次盡給之。待其展轉營運。亦可以資其不足。而免于匱乏矣。一人所借。多至二百口。少不下一百口。若本鄉無富民。則借之外鄉。並官立文冊。事完之日。以禮獎勵。量免幾年徭役。作之有道。則民自樂于供輸矣。

三六急

曰垂死貧民急餽粥者。臣按。作粥以飼飢民。昔漢獻帝蓋常行之。後世多有利用之而專賑粥者。但以臣觀之。次貧之民生計未急。日授之米。已有不屑。而況粥乎。極貧之民生計雖急。而給之粥。亦有所不願者。何則。粥之稀稠冷煖不一。食之多寡緩急人殊。早關晚放。人弗自便。氣蒸疫作。死亡相繼。始也不得已。扶攜強健而入廠。終也不得去。空拳匍匐而出門。此所以不願也。臣昔在泗州。親見之審矣。若夫垂死之民生計狼狽。命懸頃刻。若與極貧一般。給米。則有舉火之艱。將有不得食而立斃者矣。惟與之粥。則不待舉火而可得食。涓勺之施。遂濟須臾之命。此粥所以當急也。必于通都大壘。量搭小廠。亦設官者。令其領米作粥。流幸所過。並聽就食。但人餓既久。腸胃噎塞。乍飽多死。粥要極稀。毋令至飽。當以漸與之。待氣完體壯。然後與極貧一體賑米。然作粥之法。又慮生熟不齊。參和灰水之弊。要在委任得人。則民蒙實惠矣。或曰。

賑粥之法。昔大臣嘗行于江北。今子三貧之賑不之取。獨取而用于垂死貧民。何也。臣曰。昔江北之大飢也。民餓死與爲盜。正在十一月之間。臣至。多方賑濟。稍健能行者。隨口給米。弱憊不能行者。爲湯粥飼之。及正月初。廷臣建議。賑粥民多不願。臣乃試爲二廠。一賑粥。一賑米。民皆舍粥而趨米。臣因與面論可否。其說鑿鑿可聽。臣不能奪。乃一意推行而更得法。然行之未久而弊作。何也。飢飽混進。而糜費浩繁。疫癘盛行。而死亡枕藉。當日上司目擊其弊。故行之不兩月。羽書星馳。令停粥而給米。則上司已知其法之不可行而自改之矣。臣目擊其弊。乃多方澄汰。亦只查革得一二。續因飢民病愈乞歸。遂給米散遣之。雖以賑粥造報。實則賑米者半月。則臣已知其法之不可行而陰改之矣。然臣始至泗州也。親見飢民立死。乃亟行賑濟。城郭餓殍。既仆者。亟取米飲灌之。旋以稀粥接續與食。既仆者。十救五六。欲仆者全救。因思垂死飢民。非粥決不能救。又不可緩。若夫三貧之賑。決不可用。乃知昔人此法。實爲垂死飢民而設。擇羸弱給粥。候氣完然後一給。則宋儒程頤之論。實有見矣。今臣三貧之賑。去粥不用。而獨用之。垂死貧民者。豈空言無據哉。或曰。賑濟民既不願。又有濫食者。何也。臣曰。不願食者。貧民。其濫食者。非貧。曰。疾病貧民。急醫藥者。蓋時際凶荒。民多疫癘。昔宋趙抃知越州。爲病坊以處病民。給以醫藥者。正爲此也。往時江北賑濟。官府亦發銀買藥。以濟病民。然斂散無法。督察無方。醫人領銀不盡買藥。而多造花銷。窮民得藥。初不對病。而全無實效。今各處災傷重大。貧民疾病所不能免。臣愚欲令郡縣博選名醫。多領藥物。隨鄉開局。臨證裁方。郡縣印刷花關小票。發各廠賑濟官。令多出榜文。播告遠近。但是飢民疾病並

聽就廠領票赴局支藥。仍開活過人數。並立文案。事完連冊繳報。以憑稽考。濟人多寡。量行賞罰。侵尅錢糧。照例問道。如是則病者有藥。而民免于夭札矣。

曰病起貧民急湯米者。蓋疾病飢民。或不能與賑濟。或與賑濟而中罹疾病。逮疾病新起。元氣初復。正當將息之時也。而筋力頽憊。不能赴廠支米。若非官爲之所。則呻吟牀簀之上。有枵腹待斃者矣。臣昔泗州賑濟四月。疾作。見飢民多病。不能赴廠食粥。因遣人訪問其家。則有患病新瘥。欲食而無所仰者。乃遣人沿門搜訪。但是疾病新起貧民。每人給米一升五合。三日內外。散米一十一石七斗。而濟病民八百二十名口。所費不多。全活甚衆。今各處災傷重大。民病有所不免。臣愚欲令各廠賑濟官。遣人沿門搜訪。但是患病新起貧民。俱日給米五合。一支五日。使其旦夕燒湯。不時流飲。待元氣既復。膚體既壯。方發飢民廠。照舊支米。則病起有養。而民免于橫死矣。

曰既死貧民急募瘞者。蓋大荒之歲。必有疾疫。流移之民。多死道路。不爲埋瘞。則形骸暴露。腐臭薰蒸。仁者所不忍也。故先王有掩骼埋胔之令。宋仁宗有官爲埋瘞之詔。良有以也。然死者人所畏惡。責人以所惡。其從則難。誘人以所利。其趨甚易。臣昔在泗州。見郡縣差官給銀。買席瘞死。胥吏雖嚴。而暴露如舊。臣知其故。乃擇地勢高廣。去處爲大塚。榜示四方軍民。但有能埋屍一軀者。官給銀四分或三分。每鄉擇有物力行義者一人。領銀開局。專司給散。各廠賑濟官。給與花關小票。凡埋屍之人。每日將埋過屍數。呈報該廠領票赴局。驗票支銀。事完造報。以便查考。埋過屍骸。逐日表誌。以待官府差人看驗。此令一出。遠近

軍民趨者如市。數日之間，野無遺骸。官不費力，而死者有歸。至簡至便。今各處災傷，疫癘不無，飢餓轉死，所不能免。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曰：遺棄小兒，急收養者，蓋大饑之年，民父子不相保，往往棄子而不顧。臣昔在泗州，見民有投子于淮河者，有棄子于道路者，爲之惻然。因思宋劉彝知虔州，嘗給米令民收棄子，乃倣而行之，置局委官，專司收養。令曰：凡收養遺棄小兒者，日給米一升，一晝五日，每月抱赴局官看驗。飢民支米之外，又得小兒一口之糧，遠近聞風，爭趨收養，甚至親生之子，亦詐稱收抱，以希米食。旬月之間，無復有棄子于河于道者矣。今各處災傷去處，若有遺棄小兒，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曰：輕重繫囚，急寬恤者，臣按周禮荒政十有二，三曰緩刑，蓋民迫于飢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罰，所以哀矜之也。況年當荒歉，疫癘盛行，獄囚聚蒸，厥害尤甚。若不量爲寬恤，則輕重罪囚，未免罹災橫死，故充軍徒罪，追賦不完，久幽囹圄者，必量情輕重，暫爲釋放。絞斬重罪，有礙釋放者，必疎其枷杻，給以湯藥。如此，則輕重罪囚，各獲其生，無天札之患矣。然囚繫既急，寬宥則凡戶婚諸不急詞訟，當且停止，恐負累飢民，及妨誤賑濟，此又不可不知也。

四三權

曰：借官錢以糴糶者，蓋年歲凶歉，則米穀湧貴，富民因之射利，貧民益以艱食。昔宋吳遵路知通州，適災傷民多流轉，遵路勸富家得錢萬貫，遣牙吏散出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原價出糶，民謂之便。今既勸富民

出貨貧民。又借其財以糴糶。則民不堪矣。臣恐欲借官帑銀錢。令商賈散往各處糴買米穀歸本處。依原價量增一分爲搬運脚力。一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糶。事完之日。糶本還官。官無失財之費。民有足食之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于我。而富民亦恐後時失利。爭出粟以糶矣。然糶糶之法。專爲濟貧。商賈轉販。所當禁革。又當徧及鄉村。不得只及坊郭。則貧民方沾實惠。或曰。宋蘇軾浙中賑濟。謂只將常平斛斗出糶。則官司不勞抄割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董煟以爲良法。遂建救荒三策。而以是爲首。今三貧之賑而不之取。何也。臣曰。大飢之歲。三貧俱困。安得許多銀可糶米豆。而糶買者多商販或富民也。故其策不可用。蘇軾之行于浙中者。或未至于大饑也。

曰興工役以助賑者。蓋凶年饑歲。人民缺食。而城池水利之當修。在在有之。窮餓垂死之夫。固難責以力役之事。次貧稍貧人戶。力任興作者。雖官府量品賑貸。安能滿其仰事俯育之需。故凡圯壞之當修。湮塞之當濬者。召民爲之。日受其直。則民出力以趨事。而因可以賑飢。官出財以興事。而因可以賑民。是謂一舉而兩得。于土役之中。而有賑濟之助者。昔宋熙寧七年。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飢民。董煟謂此以工役賑濟者。今之大臣。蓋常用之于宰縣之日。臣昔師其意而行之于泗州。既有效者。今各處災傷似可用也。或曰。荒年財力方拙。凡百工力。皆當停止。故周禮荒政有弛力之令。今子乃欲興工役。何也。臣曰。荒年工役之停止者。蓋謂宮室臺榭之類之可已者。若夫城池之禦侮。水利之資農。皆荒政之所不可已者。府庫之財。自有應該支用。而不干賑濟之數。若里甲之類者。臣在

泗州。蓋嘗支用而不礙于賑濟者矣。臣興工役之策。復何疑哉。

曰借牛種以通變者。蓋饑饉之後。賑濟之餘。官府左支右吾。府庫之財亦竭矣。民方艱食之際。只苟給目前。固不暇爲後圖。幸而殘冬得度。東作方興。若不預爲之所。將來歲計。復何所望。故牛種一事。尤當處置。若燕慕容銑以牛假貧民。宋仁宗發粟十萬貸民爲種。爲是故也。今府庫之財。旣殫于賑濟。如欲人人而興之。牛則都里之民甚多。一牛之費甚大。欲人人而興之。牛則缺種之戶不少。府庫之財莫續。是難乎其爲圖。臣昔在泗州。承上司文移。上里與牛六具。種若干。臣召父老計之。其法難行。乃自立法。逐都逐圖。差人查勘。有牛有種者。幾家有牛無種者。幾家有種無牛者。幾家牛種俱無者。幾家有牛者。要見有幾具。有種者。要見有多寡。通行造報。乃爲處分。除有牛無種有種無牛人戶。聽自爲計外。無牛人戶。令有牛一具。帶耕二家。用牛則與之共養。失牛則與之均賠。無種人戶。令次富人戶一人。借與十人或二十人。每人所借。雜種三斗或二斗。耕種之時。令債主監其下種。不許因而食用。收成之時。許債主就田扣取。不許因而拖欠。官爲立契。付債主收執。此法一立。有牛種者。皆樂于借。而不患其無償。缺牛種者。皆利于借。而不患其乏用。臣半月之間。凡處過牛千九百六十五具。種八百四十七石。銀一百七十五兩。處給一州缺牛種人戶。計四千八百五十六家。此于財匱之時。得通變之術。時江北州縣多有倣行者。今各處災傷重大。如臣之法。似可行也。然臣昔在泗州。不曾定六等人戶。故須臨時查勘。今旣定民爲六等。則稍貧者不待給。次貧者令次富給之。不待臨時查勘矣。或曰。次貧之民。旣有次富之民。出種借之。極貧之民。則何所借。臣

曰極富之民既借之銀。次富之民既借之種。不可復借矣。要極貧之中無田者多。若有田者。再處一月之糧。而一給之。則其事盡濟矣。

五六禁

曰禁侵漁者。蓋人心有欲。見利則動。朝廷發百萬之銀。以濟蒼生。而財經入手。不才官吏。不免垂涎。官者正副類多染指。是故銀或換以低假錢。或換以新破米。或插和沙土。或大入小出。或詭名盜支。或冒名關領。情弊多端。弗可盡舉。朝廷有實費。而民無實惠者。皆侵漁之患也。昔王莽時。南方枯旱。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廩之。吏盜其廩。餓死十七八。夫盜廩之弊。豈特莽時爲然。自古及今。莫不然也。不重爲禁。可乎。臣按大明律。凡監臨主司盜倉庫錢糧者。問罪刺字。至四十貫者斬。問刑條例。宣大榆林等處及沿海去處。監臨主守盜糧二十石銀一十兩以上者。問罪發邊衛永遠充軍。臣愚以爲賑濟錢糧。人民生死所係。若有侵盜。其罪較之盜宣大沿邊等處錢糧者。爲尤大。其情尤爲可惡。合無分別等第。嚴立條禁。凡侵盜賑濟錢糧至一兩以上者。問罪刺字。發附近充軍。十兩以上者。刺字發邊衛永遠充軍。至二十兩以上者。處絞。按律殺人者死。侵盜賑濟錢糧至二十兩以上。致死飢民不知其數。處之以死。豈爲過乎。重禁如此。庶侵漁知警。飢民庶乎有濟矣。

曰禁攘盜者。蓋人有恆言。飢寒起盜心。荒年盜賊難保必無。縱非爲盜之人。當其缺食之時。借于富民而不得。相率而肆劫奪者。往往有之。于此不禁。禍亂或繇以起。周禮荒政十二。有除盜之條。辛棄疾湖南賑

濟。嚴劫禾之令。正爲是也。然處之無方。則禁之不止。民迫于死亡。方且僥倖以延旦夕之命。豈能禁之使不攘盜乎。臣昔至泗州。適江北大饑。盜賊蠭起。臣先賑濟。次招撫。次斬捕。凡賑過飢民三千四百口。撫過飢民四百五十口。捕過撫而復叛。飢民六十口。而盜始大靖。今各處災傷重大。盜賊攘奪。難保必無。若官府賑濟未及。必作急區處賑濟。俾不至攘奪。若賑濟已及而猶犯。是真亂法之民也。決要懲治。然不預先禁革。待其既犯。遂從而治之。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必也嚴加禁革。攘盜者問罪枷號。爲盜者依律科斷。如有過犯。不得輕宥。如此。則人知警懼。而不敢犯禍亂。因可以引矣。

曰禁閉糴者。嘗見往時州縣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一縣饑。則鄰縣爲之閉糴。臣按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念。然同盟之國。尙有恤患分災之義。秦饑。晉閉之糴。春秋誅之。況今天下一家。民無爾我。均朝廷赤子。乃各私其民。遇災而不相恤。豈吾君子民之意。萬一吾境亦饑。又將糴之誰乎。是欲濟吾民而反病吾民也。謂宜重爲之禁。今後災傷去處。鄰界州縣。不得輒使閉糴。敢有違者。以違制論。如此。則爾我一體。有無相濟。非惟彼之缺食可資于我。而已之缺食亦可資於人矣。

曰禁抑價者。蓋年歲凶荒。則米穀湧貴。嘗見爲政者。每嚴爲禁革。使富民米穀。皆平價出糴。不知富民慳吝。見其無價。必閉穀深藏。他方商賈。見其無利。亦必憚入吾境。是欲利小民而適病小民也。昔范仲淹知杭州。兩浙阻饑。穀價方湧。斗計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

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恐後。且虞後者繼至。于是米石輻集。價直遂平。今各處災傷。若抑價有禁。參用仲淹之法。則穀價不患于騰湧。小民不患于艱食矣。

曰禁宰牛者。蓋年歲凶荒。則人民艱食。多變鬻耕牛以苟給目前。不知方春失耕。將來歲計。亦旋無望。臣按開刑條例。私宰耕牛再犯累犯者。俱發邊衛充軍。宏治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又節該欽奉聖旨。私宰耕牛。今後違犯的。照例治罪。每宰牛一隻。罰牛五隻。欽此。夫耕牛私宰。在平時尚有厲禁。況荒年宰殺必多。所關尤大。不爲之禁。可乎。然徒爲之禁。而不爲之處。彼民迫于死亡。有不顧死而苟延旦夕之命者。況充軍乎。有同類之人。父子相食而不顧者。況牛乎。謂宜預爲禁處。凡民間耕牛。不許鬻賣宰殺。賣者價銀入官。殺者充軍發遣。如果貧民不能存活。欲變賣易穀。聽其赴官陳告。官令富民爲之收買。仍付牛主收養。待豐年販買。或牛主取贖。如此。則牛可不殺。而存耕有賴。民獲全濟。而官本不虧。臣昔在泗州。蓋嘗行之。而已後期。今各處災傷。宜敕所在官司。早爲禁處。斯可以有濟矣。

曰禁度僧者。蓋見往時歲饑。多議度僧賑濟。不知一僧之度。只得十金之入。一僧之利。遂免一丁之差。十年免差。已勾其本。終身游手。利不可言。況又坐享田租。動以千百。富僧淫逸。多玷清規。汙人妻女。大傷王化。是謂害多于利。得不償失。事不可行。理宜深戒。昔宋孝宗淳熙九年。敕令廣東福建帥臣。曉諭願爲僧道者。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續恐米數稍多。特減五十石。臣按宋人全失中原財賦之入。已窘又苦于歲幣之需。一遇饑荒。故不得已而出度僧之策。然猶一僧換米三百石。其不輕易如此。今國家財